

楔子

大夏國三百零三年，大夏國內陷入前所未有的動亂。

位於南方的鬼族即將攻進大夏國的國都，身為京城最大醫藥世家的綦家家主綦威，帶著三個女兒綦瑤、綦菡以及綦卉，趕著十大輛馬車要逃離京城。

第一輛馬車內載著綦威一家人，忠心耿耿的護衛圍在四周，而唯一能坐在馬車車夫旁的則是一名年輕人。

這個年輕人名叫魯大山，今年還不滿二十歲，卻被綦威委以重任，擔任二小姐綦菡的隨身護衛，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個性沉穩樸實，且武功高強。

綦菡是綦家三個女兒之中最有習醫天分的，她自小便將醫藥傳世的綦家醫術學了個全，在京城還有個小神醫之名，所以時不時便會出門替病人看診，這時候，魯大山的工作就是跟在她身邊保護她。

魯大山出身貧瘠的山村，個性也不愛計較，頗能容忍綦菡刁蠻任性的個性，久而久之，原本反對帶著拖油瓶在身邊的綦菡，竟也習慣了他的存在。有時候他回鄉省親，她還十分不習慣，不願意出門，雖然這種事她不會承認。

故而當綦家舉家遷離京城時，魯大山便有了特權與綦菡坐同一輛馬車，雖然不是坐車廂裡，卻也能顯得出他的獨特。

馬車出了京城，直直朝北方而去，綦威憂心忡忡的看著窗外，目光中漸漸逝去的景物彷彿象徵著茫茫的未來，這一去不知道能不能在北方扎根，重振綦家的醫藥事業，也不知道大夏國會不會就此滅亡，而大夏國的百姓都要成為鬼族的奴隸……

想到這裡，綦威掀起前方的車簾，感嘆地道：「大山，這一路就辛苦你了。」

「不，不辛苦的。」魯大山抓了抓腦袋，回頭露出憨厚的笑。「當年我十六歲來到京城攢錢，要不是蒙老爺伸出援手，說不定我就得去要飯了呢！老爺還聘名師教我武功，現在能幫老爺做點事，也是應該的。」

綦威卻是搖搖頭，有些無奈地偷瞄了眼臉上還猶自帶著傲氣的二女兒。「你也跟著菡兒三、四年了吧？我知道菡兒並不好伺候，這些年來她的名聲讓我太嬌寵她了，所以她才會對你頤指氣使的。即使她醫術再好，像現在這種時候，她還不是要依靠你……」

「我才不需要靠他！」綦菡驀地開口，才十一歲的她已美得有如出水芙蓉，但此時她精緻的臉蛋上卻不協調地出現一抹不馴。「老像個吊死鬼似的吊在人家身後，又不會說好聽話，平時更是愣頭愣腦的一點也不機伶，我可沒靠他救過。」

魯大山完全充耳不聞，否則他早在八百年前就被這小女娃給氣死了。綦家在京城獨大，除了藥材藥物的買賣，在醫術這一部分主要就是靠綦菡，她的妙手回春博得了不少感激與讚美，但也造就了她目中無人的嬌蠻性格，所以家世加上她本人的因素，暗中得罪的人其實不少，他都不知道偷偷替她解決掉多少來找麻煩的人。

而綦菡自始至終都把魯大山當成父親派來監視她的人，害她想偷跑出去玩也不能；去病患家中出診，半路想買個小點心吃也不行；甚至有時候想偷懶在家中不想替人問診，也會被魯大山挖出來，因此她對他是又氣又討厭，自然沒什麼好臉色。

綦威卻是皺起眉來。「綦菡，大山是保護妳的人，妳不可以這麼說話。」

「保護我？我怎麼不覺得他有保護我……」

被罵了的綦菡，不滿的話才咕噥出口，就感受到車身用力地震盪了一下，接著整輛馬車斜了一邊，車內三個女孩兒同時驚聲尖叫。

「小心！有敵襲！躲在車裡不要出來！」

馬車外傳來魯大山的聲音，接著就聽到兵器交擊之聲，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

端莊的綦瑤與嬌小的綦卉乖乖的縮在一邊，綦威也是伏低了身子，唯獨綦菡受不了這種莫名其妙的情況，兼之年紀太小又被保護得太好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爬了起來，伸手揭開了車簾。

她看到魯大山以一敵五，其他護衛也和敵人打成一片，由敵人的衣著判斷，應該是遇到了鬼族人。

「綦菡，小心！」

突然一個鬼族人見到馬車裡只有小姑娘和老人，一刀就殺了過來，很快的就與馬車只有一步距離，魯大山見狀，連忙將自己手裡的刀射了過去。

「啊！」那人中了刀，傷口濺出血花，隨即身子一軟，倒地不起。

車上的女孩兒們再次放聲尖叫，尤其是綦菡，更是邊叫邊罵道：「大笨牛，你要嚇死人啊！」

然而因為失去武器，魯大山的背被敵人砍了一刀，鮮血淋漓，但是他哼都沒哼一聲，從地上踢起一把鬼族人的刀，很快的又反攻回去。

「快下車！」由於綦家人已被發現了，又有幾個鬼族試圖衝殺過去，魯大山連忙叫道。綦威知曉情況危急，率先爬出了車子，再把三個女兒拉出來，先出來的是綦瑤，再來是綦卉，而綦菡正要出來，忽然又有鬼族人橫空冒出，舉刀砍了過來。

「該死！」魯大山一邊和鬼族人打鬥，一邊注意著馬車這裡的情況，他快步衝了過來，擋下那人的一刀，但那把刀卻從那人手上飛了出去，直直的插進了還拉著車的馬兒身上。馬兒受了傷，長長地嘶鳴一聲，拔腿就跑，原本陷入陷阱的車廂居然因為馬兒突然的用力被拖了起來，搖搖晃晃的被馬兒拉著往前衝去。

「菡兒！」綦威大叫了一聲。

綦瑤與綦卉也跟著大叫著綦菡的名字。

綦菡在車廂裡哭叫著，她從來沒有遇過這麼可怕的情況。

「二小姐！」魯大山急忙拔腿追去，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護綦菡，至於綦家的其他人，自然還有護衛保護。

都是他害了她！如果不是他將敵人擋在那個方向，刀也不會刺傷馬兒，導致這樣的結果，更可怕的是，他知道馬兒奔跑的方向根本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座懸崖，而懸崖下是激流，她那麼嬌嫩、那麼脆弱，要是真的落崖必然十死無生。

魯大山使盡了全力，好不容易追到離馬車只有一個人身的距離，他大聲喊道：「二小姐，跳下來！」

哭得聲嘶力竭的綦菡彷彿聽到了大笨牛的叫聲，難以置信的看向馬車外，當真看到魯大山毫不放棄的追著馬車，還一臉緊張。

「跳下來，我接住妳！」魯大山又大喊道。

她奮力爬到了車門邊，原本想跳，但馬車顛簸又速度極快，加上他們之間還有一小段距

離，讓她嚇得又縮回車裡，她害怕的哭喊道：「我不敢……」

「別怕，妳跳下來，我一定會接住妳的！」魯大山保證道。

綦菡緊緊的攀住車壁，一邊流淚一邊搖頭，突然她看到魯大山的表情由沉穩變成驚恐，最後整張臉都漲紅了。

「跳——」他簡直是使盡了畢生的力氣，大吼了出來。

就在這時，綦菡終於發現馬兒衝下了懸崖，因為整個車身都懸空了，她也無暇去想著怕不怕，不顧一切跳出了車廂。

她感覺到自己像是飛了起來，崖壁就在距她一臂可及之處，可是已經摸不到了，一切似乎太遲了。

就要這麼死了嗎？她還有好多事沒做，還有好多夢想還沒有完成啊……可是突然間，她感覺到自己似乎落入一個溫暖的懷抱，當她眨了眨眼，淚水順著慘白的臉龐滑下，她看清楚了，抱著她的人正是魯大山。

她一直討厭的魯大山，他居然抱著她一起墜下了懸崖？

此時此刻，她發覺自己沒有這麼厭惡他了，甚至興起了濃濃的愧疚感，他老實質樸的面孔，現在看起來也是那麼順眼、那麼可靠……

小女兒家的心，好像在這瞬間被觸動了一下，這就是她人生最後的心情嗎？她要抱著什麼樣的遺憾就死去了呢？

從崖上落下之際，思緒飛馳而過，在什麼都還沒想清楚的時候，綦菡只覺後腦杓一陣劇痛，接著眼前一黑，便人事不知了。

唯一深深印在她心底的，是魯大山救她時，那絕不放棄的表情。

第1章

「相公，你等等我！」

「我說過我不是妳相公！」

「你明明和店小二說你是我相公的！」

「那是為了和妳睡同一間房才會用這樣的藉口。」

「那我們已經同房了嘛，所以你是我相公！」

魯大山看著嬌美如花卻糾纏不清的綦菡，實在很無言。

當年他抱著綦菡一起墜下了懸崖，落入激流，幸虧他武功高強，又諳水性，才能讓兩人都還活著，然而當時綦菡的頭部受到重擊，昏迷了好幾日，他典當了身上所有的東西，才找到一位老大夫為她看病，但卻始終查不出病因。

待綦菡清醒後，渾身的傷讓她痛苦不已，魯大山原以為這嬌蠻的小姑娘又要大罵他這個護衛不盡責，想不到她卻是可憐兮兮的眼眶含淚，用軟綿綿的語氣跟他哭訴好痛，讓他渾身的汗毛忍不住都豎起來了。

她不會又想到什麼新花招整他了吧？魯大山半信半疑，直到她養病養了大半個月，身子骨終於恢復過來，他才確認了一件事。

一向跋扈刁蠻、任性妄為的綦菡居然失憶了！推測應該是墜崖時的重擊所導致，而醒來後的她，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，柔情似水，膽小嬌怯，連說話的音調都變得軟軟糯糯的。帶著這樣的她，肯定是個麻煩！魯大山如此告訴自己。

他雖然老實，卻不傻，綦菡會墜崖，追根究底都是因為他，萬一哪天她突然恢復記憶，一定會怨恨他讓她受這種罪，所以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帶她找到綦家其他人。

可是他想不到的是，遭遇鬼族偷襲之後，根本沒有其他綦家人的消息，後來甚至還聽說京城被鬼族給攻占了。

於是她只好帶著綦菡，一邊在北方流浪打聽消息，一邊出賣勞力賺取旅費，她還和她假裝是夫妻，這樣才能住在同一個房間，一是可以省銀子，二是她長得這麼標緻，在這種戰亂時候，他必須時時刻刻守在她身邊才行。

怎料失憶後思想變得極為單純的綦菡，居然就這麼傻傻的信了，他都不知道跟她解釋了多少次，但她就是堅持他是她的夫君。

幸好當時年僅十一的她對男女之事還懵懵懂懂，以為兩人同進同出就是夫妻，而她也乖巧的接受了這樣的情況，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中，把他當成唯一的天，他說的每一句話，她都無條件的相信……

就這樣，他們尋找綦家人找了好幾年。

某一日，她無意間從客棧破掉的窗紙中看到一對赤裸交纏的夫妻，她腦袋瓜裡被塵封的那些記憶，彷彿洩露出來了一點兒，讓她驚覺自己這麼多年來的認知，似乎有很大的錯誤。

他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妻，她好像知道要怎麼樣才會生孩子，但魯大山從沒對她做過那些事，更別說連她的手都沒拉過。

這更堅定了她的信念，她一定要成為他真正的妻。

而在這期間，他們聽說鬼族軍隊從京城被大夏國的軍隊趕了出去，但綦家人依舊沒有一絲消息，這時候的魯大山也無計可施了。

「看來，我們只能先回村子裡了。」

魯大山沒有辦法，只能帶著綦菡先回到他出生的小山村，但她卻以為他終於要帶她回去見他的親人了，心中相當期待，表現得乖巧無比，令他又是一陣無語。

反正把她交給娘親，娘親知道怎麼做的！魯大山如此安慰著自己，他這莽夫雖然稱不上多聰明，但他的娘親卻一直是睿智的，許多村民遇到困難還會習慣性的跑來問她，否則她也不會讓當年才十五、六歲，空有一身蠻力的他到京城謀事，也才真正開了他的眼界，讓他這個憨小子的心胸不至於狹隘。

魯家所在的小山村名為水源村，位於京城西南，位置有些偏僻，村民又窮苦，先別說鬼族找不找得到路進來，就算真的發現了水源村，看到這破破爛爛的村子，大概連搶都懶得搶。

所以水源村的消息可謂相當封閉，幸好附近有一座大城應化城，水源村有一條荒煙蔓草的隱密小路可以抵達官道，直通應化城，讓村民們可以依靠著應化城生存。

魯家原本也只是水源村裡一個不起眼的小戶人家，但在魯大山赴京後，蒙綦威施恩收容了他，還給他一份優渥的薪俸，請名師教導他，魯家的家境也漸漸有所改善。魯大娘慧眼在附近購置了大片良田，聘請村裡的人替她耕作，魯家也開始衣食無虞起來，居住的地方自然也變得寬敞。

當魯大山帶著綦菡回到水源村時，她一下子就喜歡上這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尤其魯家打

理得乾淨清爽，更合她的意，一路上都是笑咪咪的，也不怕魯大娘及魯大山的妹妹魯旦的好奇打量。

「大山啊，這個姑娘是……」魯大娘目光帶著欣賞地直瞅著嬌美溫潤如百合的綦菡。

「大魯，這位該不會是嫂子吧？你在外地偷偷成親了？」魯旦一臉頑皮的取笑道。

魯大山還沒來得及說話，綦菡便笑吟吟地柔聲道：「我是大山的娘子啊！娘，妹妹，妳們好。」

魯大娘及魯旦同時雙眼放光。

魯大山則是差點閉過氣去，急忙解釋道：「娘，小魯，她就是綦家的二小姐綦菡，因為她與家人失散了，所以這幾年我帶著她往北方尋找綦家其餘的人，為了保護她方便，才藉口說她是我的妻子，並不是真的與她成了親。」

「我們這次回來就是補行儀式的。」綦菡才不管他說什麼，摟著他的手臂，溫柔的眼波直望著他。

她相信只要拜過魯家的祖宗，被魯家人認可了，那麼她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，也就是要求魯大山和她做一對「真正的夫妻」，行那夫妻之事了。

要知道先前蹉跎的那些時光，可是令她悔恨不已啊！

魯大山一臉無奈，依他的蠻力要甩開她，她大概會飛出去，他只能任由她這麼摟著，他求助的目光投向母親，相信母親應該知道自己的難處。

就這麼三言兩語，慧黠的魯大娘的確明白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，她饒有興致地望著單純天真的綦菡，婉轉地問道：「大魯，這綦姑娘和你形容的綦二小姐……似乎不太一樣啊？」

魯大山苦笑道：「因為她撞傷了頭，失去了記憶，才會像變了一個人似的，要是等她恢復過來，發現了現在的情形，還被當成我的娘子，不宰了我才怪，而且這樣對她的名聲也不好。」

魯大娘頻頻點頭，卻沒有試圖幫兒子說話，好擺脫綦菡的糾纏。在她看來，失憶後的綦菡個性溫柔，模樣又出奇的標緻，若真是她的媳婦，她作夢也會笑醒。

綦菡聽到魯大山這麼說，不禁哭喪著臉，哀怨地望著他。「相公，你嫌棄我嗎？」

「我豈敢嫌棄妳？」魯大山用空著的那隻手抓了抓臉，比她還想哭。「妳不要嫌棄我就不錯了，只是妳真的不是我的……」

「大山，等一等。」魯大娘突然打斷他，走了過去，執起了綦菡的手。「菡兒啊，沒關係，大山個性害羞，只怕還沒想通呢！我做娘的，先認了妳這個媳婦。」

「謝謝娘！」綦菡立即綻出了一抹笑容。

那姿容之美，讓魯大娘及魯旦看得都有些呆了。

至於魯大山，在他娘說出那段話時，早就呆得跟石頭一樣了，以致於錯過了綦菡那由青澀轉往成熟的少女風情，等他好不容易反應過來，他受不了地怪叫道：「娘，妳怎麼能這麼說呢？」

「傻兒子，你想想，咱們水源村民風淳樸，你在眾目睽睽之下將人家姑娘帶回來，全村的人都看到了，你再跟大家說這不是你娘子，這不是害菡兒受人議論或被人批評嗎？」

魯大娘怪罪地瞪了兒子一眼。「要知道咱們魯家雖然與眾人交好，但有個把柄讓人拿住，總是不太好。」

魯大山頓時一臉恍然，母親說的十分有道理，他想起來就住在隔壁的村長家，時常會過來找碴，綦菡的存在若不找個理由，村長柳宿絕對有辦法鬧得她身敗名裂。

「所以我要有一個嫂子啦！」魯旦一看到哥哥的表情，就知道他想通了。這個笨哥哥呀，出去歷練那麼久，腦子是一點長進也沒有，連她這個久居山村的小村姑都知道，娘明明是在拐他認了綦姑娘這個媳婦嘛。

不過這件事對她有利無弊，綦菡看起來是好相處的人，根本不像哥哥曾說的那樣嬌氣任性，年齡更是與她相仿，兩人肯定玩得起來。

於是魯旦高興地來到綦菡身邊，勾住了她的手，笑嘻嘻地道：「大嫂，我是魯旦，花旦的旦，可不是雞蛋的蛋。臭大魯居然沒有替妳介紹我，以後我們兩個就當好朋友，聯合起來整他！」說完，她還朝著哥哥做了個鬼臉。

「嗯，我聽妳的。」綦菡對活潑的魯旦也是心生好感，兩個女孩的陣營居然就這麼建立了起來，嘻嘻哈哈的到一邊說話去了。

「既然如此，大山，就這麼辦吧，娘去煮飯了。」魯大娘見計謀得逞，笑吟吟地走了。是這樣嗎？魯大山錯愕又茫然地看著綦菡真的以媳婦的名義融入了他們一家，可是好像沒有人詢問過他這個當事人究竟願不願意啊？

老實說，如果綦菡一直是現在這個小家碧玉的可人模樣，他自然是千百個願意，可是現在她只是失憶啊！萬一哪天她恢復了……

想到這裡，魯大山冷不防打了個寒噤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
魯大山帶回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的消息，在一天之內轟動了整個水源村，畢竟水源村人少且樸素，從來沒出現過像綦菡這等容貌氣質的美人。

來魯家拜訪的鄰居們絡繹不絕，都是來看綦菡的，綦菡也表現得像個乖巧的小媳婦，在家裡幫忙整理家務，博得眾人一致的讚賞。

「唉呀，魯大娘，妳這媳婦好乖啊！」對街的黃大嬸越看綦菡越喜歡，心裡不由得哀怨著怎麼自家兒子就娶不到這麼好的媳婦？

「長得也很標緻呢！」巷口賣豆花的李老頭也來串門子，還送了一桶免費的豆花，就是要來看天仙一般的綦菡，如今一見真人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要是他年輕個四十歲，一定跟魯大山搶啊！

「而且還很勤快又伶俐！」住在街尾的劉婆婆是做媒人的，這麼美麗的人兒要是她來說媒，一定能嫁到應化城裡當富家少奶奶。

眾人眼中的綦菡，正努力的用抹布擦拭桌椅，雖然她的動作生澀，顯然沒做過幾次這樣的事，也有很多疏漏之處，不過都被她那甜美可人的笑容掩蓋了過去。

這人美嘛，做什麼都好看，光是存在就足夠讓屋裡蓬蓽生輝了。

此時，受不了屋裡這麼多人，跑到外頭劈柴的魯大山，終於進到了屋子裡來。

綦菡一見到他，立即笑吟吟的迎了上去。「大山，你辛苦了。」她看他滿頭大汗，順手用手裡的布替他擦汗。「外面很熱吧？你砍了一整天的柴了……」

雖然綦菡是真情流露，但周圍這麼多人在看，魯大山實在很不自在，他很快地拿下她手上的布，拚命在自己臉上擦著。「我自己來就行了，自己來就行了……」

然而，不同於吃吃竊笑偷覲著小倆口的鄰居們，魯大娘一臉古怪地望著兒子，最後她實在忍不住了，說道：「大山啊，你的臉怎麼越擦越髒了？」

魯大山的動作一頓，將手裡的布拿遠一看，不由得納悶又疑惑。

綦菡則是驚訝地微張著櫻桃小嘴，連忙收回那塊布，面露慚色地說道：「對不起對不起，大山，我忘了這是我剛才擦桌子的抹布……」

魯大山無奈的皺起眉頭，不過為了綦菡的面子，他只能硬著頭皮回道：「沒關係，我正想洗個澡呢！」

說完，他便表情僵硬的步向後院，綦菡自然也是亦步亦趨地跟上。

廳裡則是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寂靜，直到小倆口走遠了，魯大娘才扯開話題，「唉呀，聽說應化城裡的菜變貴了啊……」

「……呃，是啊是啊，蘿蔔漲了不少呢……」

魯大山來到了後院，從水缸裡舀水進澡盆，眼角餘光看到綦菡也從水缸裡舀水進澡盆；而後他將澡盆搬到了房裡，她也跟了進來；而當他開始脫衣服時，更發現那小妞居然一雙小手抓住他的腰帶，要幫他解開，他樸實的臉漲得通紅，連忙抓住她的手保住清白。

「等一下！妳想做什麼？」

綦菡則是一臉莫名其妙。「我幫你脫褲子啊，你不是要洗澡？」

「不用了，這種事我自己來就好。」他的臉頰微微抽搐著說道。

「我是你的妻子啊，還是你怕我不懂怎麼解男人的褲子？你放心，我會的。」她不顧他的阻止，猛地一扯。

魯大山狠狠地倒吸了口氣，說話像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一樣，顯得有些無力。「妳拉得太緊了……那裡……有點痛……」

綦菡這才發現自己拉錯邊了，連忙放開手，然而這一放手，他的褲子就這麼落了下來，他完全來不及反應，她本能的低頭一看，落入眼中的畫面令她目瞪口呆，下一瞬她立刻放聲尖叫，隨即捂著臉跑，還一邊叫嚷著，「太醜了，太噁心了，怎麼會長那個樣子……」他這才連忙用雙手擋在胯下，傻眼的看著她大叫逃跑，一時還真不曉得該叫她回來還是替自己哀悼一番。

老天爺啊！明明被看光的人是他，這下失了清白還要被嫌醜，她居然還一副被他欺負了的樣子，這是哪門子的道理啊？

看著綦菡像是又要跑回廳堂，魯大山連忙提著褲子追了上去，他可不想讓廳裡那些三姑六婆以為他做了什麼天地不容的壞事啊！

然而她的腳程出乎他意料的快，可憐無辜的他又提著鬆掉的褲子，根本追不上，等到他接近廳堂，她已經衝進去了，他只能止步在外。

他不進門，魯大娘卻在這時候轉了出來，顯然就是衝著他來的，她一臉無奈地帶著微微責備道：「你究竟在做什麼，怎麼嚇到人家菡兒了呢？還沒穿衣服成何體統？你……」

她猛地一頓，這才發現自家兒子不僅衣衫不整，還緊抓著褲頭，腦子裡許多畫面一閃而過，語氣變得更沒好氣，「你呀！猴急什麼？這天都還沒黑呢！昨天回村子來時還說不

能真把人家當媳婦，怕會影響人家的名聲，現在就急著脫褲子啦？」

魯大山苦著臉想解釋，「娘，我不是……」

「行了行了，我明白了。」魯大娘揮揮手，不想聽他再說。「今晚就讓菡兒去睡你房間，你可別再說什麼不是真夫妻的藉口了。」說完，她搖了搖頭，逕自離去。

留下目瞪口呆、無言以對的魯大山，沒抓著褲頭的那隻手，還懸在了半空中，試圖喚回誤會大了的母親。

算了，總有機會解釋清楚的。魯大山嘆了口氣，突然轉回頭，一下子被背後兩道黑影嚇了一跳，褲頭差點沒抓好。

「啊！嚇死人了，嚇死人了——」其中一道黑影，赫然是由另一頭又進入後院的綦菡，但當她看到魯大山居然還是衣衫不整，而且一回頭又是要脫褲子的態勢，又嚇得尖叫逃跑。

「啊——啊——好可怕——菡嫂子妳跑什麼啊？」另一個跟著尖叫逃跑的居然是魯旦，她看綦菡跑了就跟著跑，綦菡大叫就跟著叫，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於是，魯大山莫名又再次成了罪人。

不知道從哪裡又冒出來的魯大娘，手裡拿著掃把，朝著兒子直揮。「去去去，還不快滾！站在這裡嚇人做什麼？嚇完媳婦還嚇妹妹……」

「娘，我沒有啊，我、我是清白的啊……」

魯大山被一家子三個女人誤會成急色鬼，還沒辦法解釋，只能摸摸鼻子認了，索性又去後院砍柴，那些堆起來的柴火，足夠他們家用上一整年都有餘。

他一直思考著該怎麼面對綦菡，當初他第一次說出兩人是夫妻時，她就堅定的相信了，之後他怎麼解釋都沒用，不得不說被一個未來肯定是傾國傾城的美人如此青睞，他也有點飄飄然。

雖然過去在綦府被她欺負得夠嗆，但他不否認第一次看見她時，那精緻的小臉蛋令他目不轉睛，甚至是她的任性，有時候在他眼中看起來都是嬌滴滴的可愛，所以他甘心情願守在她身邊，為她擋去危險，從沒有過埋怨，因為他根本捨不得這般美好的人兒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。

綦菡在他心中，就是這麼一個令他又愛又恨的獨特存在，縱使現在是她硬要黏著自己，他也無法違逆道德對她做些什麼，他不希望萬一她哪天恢復了記憶，她會後悔，甚至是恨他。

在累得筋疲力盡的時候，魯大山一邊胡思亂想，一邊回到了房內，卻又被床上一抹端坐的人影嚇了一跳。

當然他不可能像綦菡一樣喊著好可怕然後尖叫逃跑，只是本能的擺出了攻擊姿勢，但在看清楚對方的長相後，他的一雙濃眉深深地皺了起來。「綦菡，這麼晚了，妳跑來我的房間做什麼？」

「娘叫我來的，她說夫妻本就該睡在一房。」綦菡認真地回道。

「我們不是真的夫妻，豈能睡在一房？」他娘簡直亂點鴛鴦譜，他在心裡哀叫著。她瞧他又要拒絕她了，俏臉微皺，居然一副要哭了的樣子。「相公，你真的那麼討厭我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沒有討厭妳啊！」魯大山急忙喊冤。

「那你為什麼不直說我們不是夫妻？」綦菡控訴道。

「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，我們本來就不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妳可別哭啊！」魯大山最怕的就是她的眼淚，明明這小姑娘小時候又兇又刁蠻，怎麼哭起來軟綿綿的令人無力招架？

「所以我們是夫妻嘍！」她快速收起了眼淚，像變戲法一樣轉成一記笑臉，「大山，夫妻要一起睡的，是吧？」

他一下子不知該如何反應。「那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她一步步朝著他逼近，他下意識一步步退後。

綦菡才不管他的退卻，突然撲向他，將他撲倒在床上，「大山，你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曉得夫妻是要一起睡的，還要一起做一些羞人的事，對吧？可是你都沒有告訴我，這些年來連碰都沒碰我一下，害我們浪費了好多時間。」

她笑得柔媚，那少女的氣息讓魯大山都有些茫然了。

「其實啊，我好像記得有人教過我，如何在牀上服侍自己的丈夫，你今晚想要用哪一招呢？是要雙飛式、燕尾式、龍騰式，還是鳳翔式……」

什麼龍飛鳳舞的？短暫陷入她柔情的魯大山，下一個眨眼突然間回過神來，理解她在說什麼之後，差點一管鼻血噴了出來。

「不不不，沒沒沒，不行不行不行……」魯大山一把推開她，離開床三大步遠。「不行，綦菡，我們不可以那麼做。」

「你真的嫌棄我……」綦菡眼中又浮起了淚光。

「不是，我不是嫌棄妳……」魯大山無奈至極，看著她那要哭要哭的模樣，不知怎地有些不捨。

她原本是那麼驕傲自信的，都是因為被他害得失憶，又長久跟在他身邊，被他不斷拒絕，才變得這麼膽小怯懦。

越是看著這樣的她，他心中的罪惡感越重。

「是這樣的。」他清了清喉嚨，決定曉以大義。「綦菡，妳年紀還小，這麼小不適合圓……那個圓房的。這件事，呃，等妳長大再說吧。」說完，他連滾帶爬地逃出了房間，不敢繼續和她糾纏下去。

他知道自己對她始終會心軟，但這件事情攸關她的名節，心軟不得啊！

他是個貨真價實的男人，而她是個含苞待放的小美人，即使心裡對她有些芥蒂，但在她刻意的引誘之下，他真有些招架不住，還是先走為妙。

然而，他心中的那些掙扎，綦菡卻是一點也不知道，她只知道他再一次從她身邊逃開了，這令她很是沮喪，她對著房門口，幽幽地低喃道：「大山，我十一歲時，你可以說我還小，但如今我早已及笄了，已經不小，是個大姑娘了……」

不知不覺地，綦菡陷入了一種自憐情緒，似乎不管她再怎麼努力，都無法得到丈夫的喜爱。

第2章

半年過去了，綦菡學著如何當一個好妻子，但她總覺得自己遇到了瓶頸，怎麼做都做不好。

有幾次她試著要做菜給魯大山吃，他雖然跟她說她不必下廚，但還是吃了她做的東西，可是她慢慢地發現，他吃東西的時候表情很奇怪，而且他也不讓魯大娘及魯旦吃，一開始她還以為他是喜歡她做的菜而沾沾自喜，但後來她好奇地嚥了一口，差點吐出來。

虧他還吃了大半個月，真是難為他了，難怪他吃東西時總是表情古怪，一副艱困的樣子，更難怪他不敢把她做的東西讓魯大娘及魯旦吃。

於是，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，綦菡不再煮菜了，魯家人顯然也鬆了口氣，但他們不經意的表情落在她心中，不免掀起了苦澀的傷感。

她究竟遺忘了什麼？為何什麼都做不好呢？

但綦菡不願就這麼認輸，既然她廚藝不行，那她就幫忙打理家務。可是這半年來，她一共打破了五只花瓶，掃斷了六支掃帚，砸毀了三組茶具，更不用說上回還差點把魯家的祖宗牌位給揮出了窗戶之外，嚇得眾人一身冷汗。

然後，她也不再做家務了。

綦菡的失落感越來越大，她覺得自己一無是處，不管想做什麼都幫了倒忙，簡直令人灰心，虧得魯家人氣量大，魯大山也不介意，否則換了一個夫家，她怕早就被休離了幾百次。

綦菡的低落，自然落入了魯家人的眼中，於是魯大娘讓魯大山到應化城裡買了些布料，手把手的教起了綦菡如何裁縫衣服。

綦菡終於有了些精神，全心全意的向魯大娘學習，就是想做出一件衣服給魯大山。看著丈夫穿著自己精心製作的新衣，那種成就感是難以言喻的。

又過了一個月，綦菡終於將魯大山的新衣做好了，那是一件深藍色的外袍，領子上還綴著白邊，雖然樣式樸素，卻是她花了無數精力，手指被針刺了上百次之後的成果。

魯大山的體格健壯精實，穿起這件新衣應該精神又體面吧？綦菡喜孜孜地想著，在他出門之前，親自將新外袍遞到了他手中。

魯大娘及魯旦在一旁笑吟吟地看著。

魯大山一臉靦腆的收下了，這不但是第一次有姑娘家替他做衣裳，還是綦菡特地為他裁製的，他更不可能拒絕，在三雙興奮又期待的目光注視下，他不好意思地將外袍穿上，然而左手套進去了，右手伸進袖子後，卻怎麼也伸不出來。

魯大娘等三人看他穿衣服像在垂死掙扎似的，忍不住齊齊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魯大山有些無奈地看著綦菡，「這右手袖口……似乎被縫死了，我的手伸不出來。」

眾人定睛一看，可不是那樣嗎？魯大娘的臉微微抽搐著，魯旦都傻了，至於綦菡，像是受到了什麼嚴重的打擊，失落地看著魯大山穿不下的衣服。

「呃，沒關係，剪開就好了。」魯大娘笑笑地拿了把剪子，將袖口的縫線剪開。「好了，再穿穿看，這外袍啊，菡兒可是做了個把月了，可別辜負了人家的用心。」

魯大山衣袍穿是穿上了，但直到拉好衣襟才發現，這件袍子左半邊與右半邊的衣襠居然不一樣長，袖子也是左長右短，讓他看起來活像個唱大戲的，而且唱的還是丑角，若真

把這件衣服穿出門，大概整個水源村的人都會笑倒在地上。

這下氣氛尷尬了，綦菡整張臉都黑了，魯大娘也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，魯旦更是一聲都不敢哼，基本上能做出這樣的衣服，已經不僅僅是失誤，應該算是到了奇葩的境界。

魯大山看著泫然欲泣的綦菡，感受到她那濃濃的灰心，他赫然領悟自己將她帶回水源村後，並沒有好好關心過她的生活。

事實上，為了逃避她，他不僅日日早出晚歸，也從未與她同房，另外清出一個小房間睡，甚至對話都是十分簡潔，目的就是不想讓她太依賴他，以致於把他當成了真正的丈夫。然而他卻忘了她早就把他當成唯一的依靠，他的忽略可以說正是她失去自信心的根本原因。

綦菡自責自厭，但魯大山卻更加難受，因為那些情緒是他帶給她的。

過去還是綦家二小姐的她，是多麼耀眼、多麼自信，即便是常常被欺壓的他，有時看著她美麗的笑容及落落大方的態度，都會忍不住看呆了，她會變成今日這般怯懦畏縮、小家子氣，都是因為他啊！

魯大山不發一語，脫下外袍，卻沒有如以往般拿起出門的行囊，而是踅回了廳內，拿起以往他所穿的外袍，正當眾人以為他要套上出門了，他卻是將袍子套在了綦菡的身上。

「娘，小魯，今天我帶她出去一趟。」魯大山有些不自然地道。

綦菡眼睛一亮，難以置信地望向魯大山，他一向對她冷淡，她也以為是自己做不好才會令他失望，想不到他今天居然要帶她出門？

而她這種表情，更像一記重拳擊在魯大山心上，他這才覺得自己真的很笨又很遲鈍，現在的她就如同一張白紙，他一直懷著以前的成見對待她，難免會傷了她的心。

「哥，你們要去哪裡？我也要……」

魯旦呆呆地問，腰上冷不防被她娘給捏了一記，疼得她齦牙咧嘴的。

「妳去湊什麼熱鬧？給我乖乖待在家裡，把娘給妳的針線活兒做完再說！」魯大娘沒好氣地瞪向不長眼的笨女兒。

魯大山看了看母親和妹妹，又看了看綦菡，目光中居然難得地透出了一絲柔光。

「我帶綦菡去找回一些她失落的東西，那我們出門了。」

蒼茫山是水源村賴以維生的一座大山，座落於村子的東南方，恰恰擋去了鬼族可能偷襲進攻的路線，保全了水源村至今仍未受戰火襲擊。而山上許多獵物及野菜，也是水源村主要的收入來源及日常食材。

魯大山回到村子這半年來，幾乎都在蒼茫山上，他是村裡最好的獵手，他的獵物是別人的好幾倍，帶到應化城販售，又可以翻好幾倍，他更有辦法從山上找到許多美味的野菜，分送給鄰家。

這些技能都是在綦家擔任護衛時學會的，他很感恩，今日帶著綦菡來到蒼茫山，便是想還了這份恩情。

但是看著綦菡全然信任及依賴的表情，他知道，這份情是還不了的，而且再這樣下去，

只怕越欠越多了……

「相公，你帶我到這山上做什麼？」綦菡甜笑著問道，雖然風光明媚，景色宜人，但她目光卻總是鎖在魯大山身上。

看著她那甜蜜的笑臉，魯大山的心有些浮動，但他努力壓抑下來，力持鎮定地道：「因為這裡才是妳大展身手的地方。」她帶著她走了一小段路，突然停步，指著路邊的一株小草問道：「妳認得這株是什麼草嗎？」

這是一種南方常見的藥草，名為止血草，那是金創藥的主藥，功能便如其名，在於止血清瘀，過去她常帶著他上山採藥，看得多了，自然也認識一些。

如果她不認得，那他就幫她一點一點的把記憶找回來，醫藥的世界才是她的世界，讓她去做些那家務，實在太浪費了。

魯大山才這麼想著，想不到綦菡笑容滿面，一步跳了過去，一把將小草拔了起來。「是止血草啊！我們再拔一些輔藥，可以做成金創藥。相公你常常在山裡活動，受了傷用金創藥外敷很有幫助的。」

接下來，變成她蹦蹦跳跳地走在了前頭，不時彎下腰拔起地上的藥草，而她每拔一株，就往後丟給魯大山，就如同她未喪失記憶時那般，看在魯大山眼中很是懷念。

「馬錢子、紅花、當歸……」綦菡完全沉浸在採藥的喜悅之中，「啊！還有白芷、苧麻……」她笑吟吟地採了許多藥草，連不是用來做金創藥的藥草她都採了，而在這個過程中，她原本空白的腦子裡，憑空多出了許多藥方，隨時可以把藥材搭配成各式各樣的成藥，醫治許多疑難雜症，她甚至是本能的知道如何辨症、如何用藥，該拿捏的用量，對她而言簡直一點難度都沒有。

在她身後的魯大山拉起了衣襪，做成了個臨時的布兜，將她採的藥草攏在一起。他有些哭笑不得，這小姑娘又犯了像以前一樣的毛病，根本不管他有沒有東西裝、拿不拿得下，總之一股腦兒要他收好就是。

不過以前只要掉了一朵花或是一根草，她可是兇巴巴地唯他是問，可現在她回頭看到他的窘態，則是忍不住噗嗤一笑。

「相公，我倒忘了停手，讓你拿這麼多。」她將小手伸向他。「我幫你拿一些吧？」

她那溫柔又體貼的行為，真真正正撼動了魯大山的心，那清麗的笑更是令他頭昏眼花，有這麼一瞬間，他不由得幻想著如果她真是他的娘子該有多好？

可是下一瞬，他馬上清醒過來，他不能這麼做，他不能這麼想，趁人之危是可恥的事，他絕對不能做！於是那一瞬間萌發出來的某種情感，又被他硬生生的掐斷。

他微微搖了搖頭，又往頭上抓了抓，隨即變成一頭亂髮。「不必了，這些我拿就可以了。」

「相公，你帶我來這個地方真好啊！」綦菡深呼吸了一口氣。「我來到這裡，整個人都覺得放鬆了呢！」

「因為這才是妳習慣的生活。」魯大山目光有些複雜地盯著她。「妳記不記得我和妳說過妳的身世？」

她點了點頭。「你說我是京城醫藥世家綦家的二小姐，母親已經亡故，由父親帶大，還有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。」

「對，而這也是妳會對藥草如此熟悉的原因。」魯大山娓娓解釋起她過去的情況，「妳

是一個神醫，從小便研讀你們綦家的藥典醫書，才十歲醫術就十分了得，十一歲開始替人看診。在京城妳可是小有名氣，尤其許多王公貴胄、權貴仕紳的女眷，只要有個病痛一定是找妳，妳在京城的仕女圈內相當受歡迎，更不用說妳的容貌姣好，雖然當時年紀小，但長大後必然國色天香，想來向妳提親的大戶可也不少……」

他說了一大堆，綦菡卻只注意到他讚美她的容貌，整張小臉都亮了起來。「相公，你真覺得我國色天香？」

「呃，我是說以後……」魯大山突然感到頭痛，這小姑娘究竟話都聽哪兒去了？

「現在不就是你那時候的以後了嗎？」她踮起腳湊到他面前，「漂亮嗎？漂亮嗎？」

她突然離得他好近，他差點沒控制好被她撩起的那絲悸動，為了掩飾慌張，他連忙倒退了三大步。「很……很漂亮啊！」

「那你為什麼不跟我圓房？」綦菡認真地問道。

她都不會不好意思的嗎？在大庭廣眾……呃，好吧，在荒山野嶺光天化日之下問這種問題，魯大山簡直欲哭無淚，她失去記憶後雖然脾氣收斂了，但那直率的態度卻是變本加厲啊！

「妳還小……」他知道再繼續糾纏這件事，肯定沒個了結，一向腦子遲鈍的他，突然靈光一閃，居然也讓他想出了個好主意，於是他話鋒一轉，「因為妳很多事還沒記起來，事情總要一步一步來。以前妳自己說過，十五歲圓房還是太小，我總不好違逆妳的意思，所以等妳想起來什麼年紀是恰當的，咱們再來討論那樁事情。」

「我真的那麼說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我的醫術真的那麼好？說了你就相信？」

「對，我親眼見過妳問診下藥，甚至針灸整骨都難不倒妳，妳的醫術好是無庸置疑的。」這個回答他倒是一點都不心虛。「所以以後妳也別再做那些家務了，那些根本不是妳該做的。」這才是他今日帶她來的真正目的，只是話題被她一偏，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轉回來，真是累煞人也。

「相公，你嫌棄我做不好嗎？」

綦菡又目含哀怨，又差點讓魯大山崩潰。

「不是，我只是希望妳能開心點，不要做自己不擅長的事。」他硬著頭皮解釋。

「可是我擅長的是拔這些草，一點都幫不到相公你啊！」

妳只要乖乖的活著，就是幫我了。魯大山相當無奈，但這實話又不能宣之於口，否則怕她就哭死在他面前。

低頭看了看她拔的藥草，他嘆了口氣說道：「這樣吧，妳把這些藥材做成藥丸子或是藥粉，然後我拿到應化城去賣，多少貼補一下家用，這樣也算幫上忙了。」

「好！」綦菡馬上破涕為笑，「我還知道很多藥方是可以燉湯的，我多拔一些，晚上燉雞湯給相公喝！」

說完，她又開開心心地向前奔去，想找更多實用又好吃的藥草，卻沒發現跟在她身後的魯大山臉都綠了。

「我只要藥草……」他的一隻手懸在空中，似是要召喚她回來，可是他說話的音量卻虛

弱得只有他自己聽得到。「可不可以不要燉雞湯？其實妳煮的東西……不是很好吃。」

一路下山，綦菡都是笑咪咪地看著魯大山，眼神片刻也離不開他。

這個大個子相公雖然不會說好聽話，平時也不太搭理她，但她知道他其實默默關注著她的生活，否則不會在她沮喪到了極點的時候特地帶她上山，讓她知道自己還有著本領。再低頭看看自己被他牽住的小手，綦菡的笑容更燦爛了。或許是山路太過崎嶇，又或許是她一直死盯著他，讓他擔心她不小心就摔個大馬趴，無奈之餘只得牽著她走，他甚至把那些藥材都用外袍包了起來揩在背上，好空出手來。

只有這個時候，她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自己是他的妻子，執子之手。

兩人回到了山下已是傍晚，看著滿天的霞光，綦菡滿足地過完了這一天，然而魯大山卻非如此，他定定地望著村子的方向，不發一語，表情也從在山上的放鬆變得有些凝重。

「相公，怎麼了？」綦菡察覺了他的異狀，問道。

魯大山目力驚人，遠遠的，他便看到村子裡有人被抬了出來。「看來村裡又有人出事了。咱們水源村沒有大夫，遇到重病只能抬到應化城去，能不能撐過去，就只能看天意了。」

「有病人？」她的小臉也嚴肅了起來。「相公，能不能帶我過去看看？」

聞言，他頓時眼睛一亮。對啊，他身邊就有個小神醫，怎麼就忘記了呢？別人治不好的病，說不定她就能治好，再不濟至少也可以緩解病情，讓病人能拖到應化城裡。

「我們馬上過去。」魯大山本想拉著她跑過去，但她的腳程實在太慢，他索性將她抱了起來，朝著村子的方向飛奔而去。

綦菡低叫一聲，但隨即溫順地躺在他懷中。她知道他是為了方便，但即使只有這麼一小段路的溫馨，她也要好好感受。

不一會兒，他們果然在接近村口的地方遇到了幾個村民抬著一個人，領路的是一臉憂慮的丁原，他是村子裡的獵手之一，平時對魯大山很信服，而躺在擔架上的是丁原的母親，她臉色灰敗、渾身抽搐，時不時還長咳一陣，相當駭人。

「丁原，這是怎麼了？」

魯大山早在不遠處就放下了綦菡，他先走向了丁原，而綦菡則是逕自走向了丁母。

「不知道……」丁原哭喪著臉，手足無措。「我娘一早就又吐又瀉肚子，方才還倒地不省人事，臉色又這麼難看，我只能快點送她到應化城，希望她能撐下去。」

魯大山沉重地道：「冷靜點，丁原，你聽我說。」他指著正在察看丁母狀況的綦菡。「綦菡是個大夫，讓她先替你母親看看吧。」

「嫂子是個大夫？」

不僅丁原面露狐疑，連其他抬著人的村民們都難以置信，綦菡看起來才十五、六歲的嬌嫩模樣，會是個大夫？

「丁原，情況緊急，你要相信我。」魯大山知道這很難相信，以前在京城也不是沒人質疑過綦菡，但在她妙手回春好幾次後，那些批評的人都乖乖閉上了嘴巴。「你不要看她年紀小，她可是京城醫藥世家綦家出身的，幾年前在京城就有了小神醫的名號，連皇宮

裡的公主嬪妃都指名要找她治病。」

丁原舉棋不定，但他母親情況嚴重，現在抬去應化城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，如果能在綦菡這裡多一個機會也是好的，何況他平時就對魯大山的話信服得很，所以他沒有猶豫太久便道：「大山，就聽你的。」

魯大山點了點頭，來到綦菡身邊。

綦菡見魯大山過來了，連忙解下他揹在身上的外袍，本能地指揮道：「先將大娘放下來，誰去找兩塊石頭，一塊平一點的要磨藥用，還要找些水來。另外其他人不要靠得太近，這位大娘染的只怕是瘟疫。」

此話一出，所有人都嚇退了一步，丁原更是面色如土，只有魯大山很快的按照綦菡的指示，尋回了兩大塊石頭，還順帶用荷葉裝了水回來。

綦菡挑出了幾味藥材，讓魯大山在石頭上搗成泥，與荷葉中的水混合，接著全灌入了丁母的口中。

確定藥入喉了，綦菡在魯大山的協助下，將丁母翻成側身，接著便拉著他跳開。「先不要靠近她……」

此時柳宿突然領著一群村民來了，看到丁原等人居然還杵在村口，柳宿忍不住說道：「丁原，你娘不是快死了？還不快抬去應化城，是要等死嗎？」

一聽柳宿說話的口氣，就知道他與丁原的交情並不好，應該說柳宿與所有和魯大山往來密切的人交情都不好。

柳宿就住在魯家隔壁，此人心胸狹窄，目光短淺，且個性貪婪陰險，他原本就嫉妒魯大娘在村裡比他更受村民擁戴，之後又親眼看著魯家在短短數年內如何從一個小戶，成為村裡最大戶的人家，教他如何不眼紅？

因此一看到丁原等人還不走，連魯大山都在這裡，他便忙不迭地找碴來了。

丁原無心與他吵架，只是老實說道：「大山說他的妻子在京城是個大夫，我就讓我娘先給她看看，剛才她才替我娘餵了藥呢！你看我娘身體也不抖了，應該是有好轉……」

話音方落，原本昏迷的丁母就有了反應，她先是乾嘔了兩聲，接著嘩啦啦的吐出一堆穢物，吐完之後，丁母兩眼一翻，又昏了過去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？」丁原嚇得六神無主，無助地望向綦菡及魯大山。

綦菡連忙解釋道：「這是正常的，因為要先排出體內的毒素……」

柳宿惡狠狠地打斷她，「妳究竟給丁原他娘吃了什麼，怎麼會弄得半死不活的？原本還可能救得起來，現在她八成死定了！」

「如果及時醫治，她不會死的……」

柳宿根本不管她說什麼，他只知道現在是自己挑撥離間的大好時機，一個箭步來到丁原面前，半是恐嚇半是造謠地說道：「丁原，庸醫誤人啊！你相信魯家媳婦這個庸醫，根本就是天大的錯誤！看看你娘要死不活的模樣，你再不快點把你娘送到應化城去，她就真的沒命了！」

丁原本就無措，現在再被這麼一嚇，連忙又吆喝著村民將他娘抬走，一時之間也顧不得魯大山夫婦了。

接著，柳宿轉頭厲聲對著綦菡道：「丁原他娘要是送了命，一切就要怪妳！妳根本什麼

都不懂，居然還敢假冒大夫？」

綦菡被嚇退了一步，本想再替自己辯解，但魯大山已經擋在了她面前，沉聲道：「綦菡醫術過人，她的名聲在京裡隨便問一個人都知道，她會這麼救治一定有她的道理，我相信她！」

我相信她這四個字瞬間融化了綦菡的心，讓她眼眶都忍不住紅了。這比什麼情話都還要動人，他從不說甜言蜜語，卻永遠像山一樣，替她擋風遮雨。

綦菡的腦際突然痛了一下，一個畫面飛快閃了過去，她覺得畫面中的自己像飄在半空中，而眼中看到的，只有魯大山堅定的表情……

「哼！魯大山，你相信她有什麼用？她就是醫死人了啊！」柳宿不懷好意地故意在村民面前大聲說道。

「丁原的娘還沒死！」即使丁母剛才被抬走時的臉色慘白得嚇人，魯大山也沒有些許動搖，「綦菡的醫術可不是泛泛之輩能夠比的，而且她剛才說丁原他娘很可能染上了瘟疫，瘟疫非同小可，你這個做村長的，是不是應該趕快將村民聚集起來防止疫情擴大，而不是在這裡大放厥詞！」

跟著柳宿來的村民都嚇了一跳，柳宿也是臉色微變，但仍嘴硬道：「你……你這是妖言惑眾！她說瘟疫就瘟疫，有什麼證明？」他見眾人都是一臉懼怕，變本加厲地又道：「我看丁原他娘是死定了，你們這家子妖言惑眾，還冒充大夫醫死了人，應該把你們趕出村子，免得害死更多人！」說完，他看向其他人，煽動著，「你們說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」

「是啊！是啊！」有些村民跟著吆喝，他們都是平時巴結逢迎柳宿的狗腿子。

而其餘村民則是欲言又止。

其實只有一小部分人贊同村長的話，但那也是基於不想面對瘟疫的事實，並不是對魯家有什麼不滿，大多數人都是站在魯大山這邊的，畢竟他過去在京裡賺大錢，也幫了村子裡很多，魯大娘還是村裡的智者，甚至不少村民都租魯家的地耕作。

一下子，氣氛僵硬了起來，魯大山懶得再理會柳宿，轉向綦菡說道：「綦菡，這瘟疫該如何應對？妳快教大家怎麼做，遲恐生變。」

綦菡動容地望著他，他始終沒有被影響，始終信任著她嗎？這時候，她一點也不怕了，站了出來，朗聲對著眾人說道：「首先，大家要知道瘟疫是一種傳染性很高的疾病，有一個就會有第二個，我建議以丁家為中心，左右的房舍全空出來，以後若有新的病人，就抬到那裡去治療。」

「此外，治療及預防瘟疫的藥草我們要先收集起來，否則只怕到時候不敷使用，得要有人上山採藥，或者到應化城去買。再者，我需要幾個人協助我治療，這幾個人或許也有感染瘟疫的危險，但我會讓這樣的危險降到最低……」

她有條不紊地解釋著，魯大山則是目不轉睛地看著她，都有些入迷了。這時候的她跟以前自信滿滿的二小姐沒有什麼不同，反而隨著年紀增長，更顯得從容不迫，散發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美麗。

村民聽得一愣一愣的，幾乎就要行動了，柳宿也越聽越心慌，一方面怕真的是瘟疫，另一方面是他堂堂村長現在居然被一個小丫頭指導，簡直有損顏面。

此時天色暗了下來，村子裡正處於一種驚疑不定的狀態，不管有沒有瘟疫，綦菡露了這

麼一手，要把她趕出去是不可能了，更不用說還有個魯大山擋在那兒，就在柳宿苦思著理由想再扳倒他們夫妻倆，就見丁原等人又把丁母抬了回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柳宿見他們回來，不驚反喜。「是不是死了？是不是人死了？」

只要丁母死了，還怕不能借題發揮嗎？

想不到丁原及一同抬人的村人們一臉驚慌，根本不管柳宿說什麼，見到魯大山夫妻還站在村口，連忙快步衝了過來。

丁原急急忙忙地說道：「糟了糟了，這下真的糟了！嫂子說對了，只怕我娘真是染上瘟疫了！」

村民們都倒抽了口氣。

柳宿更是直接叫了出來，離了丁原好幾步遠。「怎麼可能？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因為我們方才還沒到應化城，就遇到了從城裡逃出來的商人，他說應化城裡正在鬧瘟疫，叫我們千萬不要過去，還說我娘這副模樣，跟城裡那些染上瘟疫的病人一模一樣……」丁原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好不容易把話說清楚了。

「什麼？真是瘟疫？」柳宿差點跳起來。「不行！你們不准進來村子裡，萬一讓其他人都染上了瘟疫怎麼辦？」

丁原臉色大變。「村長，你不讓我們進去，是要我娘等死嗎？」

「你娘原本就要死了！」柳宿氣急敗壞。「你們丁家的全不准進村！」

「我反對！」魯大山突然鐵青著臉開口，「難道以後只要村民生病就趕出去嗎？如果是村長你家的人生病了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趕你們出去？」

「你你你……」柳宿臉都漲紅了，卻無法辯駁，因為其他村民看著他的眼神，都帶著不善。

「而且村子裡染病的人也不見得只有丁原的母親，可能也有其他人染上了，只是還沒發病。」綦菡也跟著開口，這時候她說的話特別有說服力。「所以我們不能誰生病就趕誰，一定要團結起來。」

「方才綦菡已經把對付疫情的方式說得很清楚了，大家只要照做就好，我相信疫情一定可以控制住的。」魯大山完全支持著綦菡，他有種預感，接下來她要面對的是重重的難關，但無論如何他都不會讓她一個人承受。

「是啊是啊，我相信大山，相信魯家嫂子！」丁原第一個跳出來。「那商人還說，我娘的情況早該嚥氣了，居然還能撐到這個時候，該不會是吃了什麼靈丹妙藥，我想一定是綦家嫂子的藥生效了，才保住我娘的命。」

其餘村人聽了，也接連附和，似乎就要聽魯大山的話開始行動，方才還替柳宿助拳喊聲的狗腿子村民們，此時都不敢出聲，縮著頭躲到人群後頭。

「你們、你們……」柳宿完全被忽略，氣得跳腳。「到時候疫情若是控制不住，你們魯家要負責嗎？」

魯大山想都沒想，定定地望著柳宿，厲聲回道：「不管綦菡的成敗，我魯大山負全責！」說完，他再不理會柳宿，連忙帶著村人和綦菡，將丁母抬進村裡，其他人則是依照綦菡的安排忙碌去了。

而被忽視得徹底的柳宿，則是陰惻惻地望著他們，再不發一語。